



雖然，二十世紀的單簧管作品，在數量與質量上有顯著的增進，一般人卻始終將經典作品的認定界線，停留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創作的樂曲上。即便是優秀的作品，只要作曲家本人尚未蓋棺論定，獲得普遍的贊同與認知，其為單簧管創作的樂曲也只不過有如鳳毛麟角——質美，卻不世出。穆欽斯基的《時光樂曲》就是一例。直追新古典主義的手法，在瞬息萬變的音樂創作理念中，已非先驅；對於單簧管技巧的拓展，又顯得保守。那麼，作曲家穆欽斯基與委託者密契爾 勞瑞共同凝聚心力所保留的《時光樂曲》，終究只是單簧管曲目拓展的過程中一段佳話而已嗎？個人認為並不僅止於如此，這首作品除了要求演奏者基本的手指技巧、對音色變化的掌握度，更重要的是，《時光樂曲》考驗了演奏者對於音樂的敏銳洞察力，以及在演奏中豐富燎燒的熱力。音樂性與思考能力，不就是區別音樂家與樂匠的試金石嗎？

最美好、最珍貴的音樂並不存在於，徒具形式均衡、旋律悠揚、技巧超凡，這些表象的感官經驗所建構的華美框架中；而值得以“經典”來著稱的作品，不單單光以寫作技法來提供最卓昂的聽覺享受，還必須兼備，在音樂的本質上能夠有其深刻感動之處。

作曲家穆欽斯基在音樂史上，並未以卓越、前衛的創作理念，深深影響絕多數的後輩，但是在當代單簧管作品中，《時光樂曲》對於單簧管演奏者來說，卻是一如其他經典作品一般：探測演奏者的技術，同時也試煉演奏者的思想與情感。單簧管演奏者若是意欲磨練、增廣個人對音樂的見解，豈可不識這首作品？

在《時光樂曲》整首作品中，單簧管的獨奏段落，無疑地，讓演奏者在樂曲詮釋方面有更多思考的空間。然而這並不代表，單簧管與鋼琴合奏的部分相形之下，就失去個人詮釋的可能性。例如：第二樂章總共出現四次的主題，作曲家都

以精妙的手法，將之賦予不同的風貌——有樸實精簡，也有繁複斑斕。

從譜面上可知：主題的初現，不但沒有加註太多詳細的表情記號與術語，連鋼琴的伴奏模式，都僅止於固定和絃的反覆。此一樸實的面貌，間接提供演奏者更寬廣而豐富的想像觸角：吹奏開頭的主題時，單簧管演奏者無須完全依照固定的速度，倘若能夠隨著樂句走向，而呈現出流暢及舒緩的對比，反而會使音樂增添更扣人心弦的表現力。此外，經由單簧管極富感情的引導，鋼琴伴奏的和絃也能如同波光點綴著夜晚的海面般，為橫向的主題填入立體的和聲效果，這種從合奏中微微激盪的美感，也是演奏者們必須著墨的。

雖然藉由有聲資料以及音樂會的聆賞經驗，能夠最直接以感官來界定作品的風貌，演奏者卻不應該單就聲音的媒介，來獲得詮釋的靈感。在演奏前，應先蒐集關於此一作品的資料，（無論是作曲家的生平、寫作風格、樂曲創作的背景，或音樂分析等）。收集多方資訊並不只是為了瞭解作曲家創作理念的來龍去脈，其重點應在於：演奏者將所有資料作一番思考後，所獲得的詮釋方向——將此探索方向與實際演奏相結合，並經過去蕪存菁後，內化成為演奏者個人獨到的見解與風格，以呈現最真誠的詮釋。

否則，演奏者全然不經思索，就完全遵循錄音來演奏，不僅只是囫圇吞棗，缺乏對樂曲的全面認知；一味畫地自限、徒然模仿的結果，空讓樂曲所蘊含的再創作空間蕩然無存，也平白消弭了演奏者追求臻至完美時所具的動力。